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 
第一六五回 逐香塵遊春馳綺陌 聘飛車奮勇捉瘟生

且說沉二寶見櫥門大開，櫥裡頭的洋錢只剩了四百多塊，還有那四百塊錢，不知到那裡去了。明知道這一轉眼的工夫沒有別人，一定是小飛珠趁著自己一個疏忽，悄悄的開了櫥門，順手牽羊的偷到手中，卻故意說一聲「有事到別處去，等一會兒就來」，急急的跑了出去，安安穩穩的受享那四百塊錢去了。只把一個沉二寶急得口呆目定，話都說不出來。想著這個小飛珠這樣的沒有良心，趁著這般時候還來偷了幾百塊錢去，不由得兩行眼淚撲簌簌的直掛下來。這個時候，女本家金姐也知道了，連忙趕過來看了一眼，便問沉二寶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情。沉二寶定了一定，方才含著眼淚把剛才的事情告訴了金姐一遍，只把小飛珠是個戲子的話兒瞞了起來，只說是一個姓馬的客人。好在沉二寶和小飛珠已經斷了多時，所以阿金和同著那幾個客堂裡的相幫都不認得他是個戲子。

當下金姐聽了沈二寶的說話，便道：「聽耐實梗說起來，格個洋鈔定規是格個殺千刀偷得去哉。俚耐往來浪啥地方，倪大家趕到俚屋裡向去。」沈二寶聽得金姐：喧問客人的住處，只得又說幾句謊話道：「格個殺千刀，還是兩年前頭倪來浪美仁裡格辰光，來浪倪搭吃歇過一台酒。本底子倪勿認得俚，也是客人同來格朋友，吃仔一台酒，一逕勸來歇。倪剛剛來浪開仔櫥門拿洋鈔，吃著格個殺千刀冒冒失失跑得來。剛剛說嘸撥三句閒話，夾忙頭裡倪肚裡痛起來哉，痛得來嘸淘成。」

勿殼張格個殺千刀趁倪來浪解手格辰光，倒說偷仔洋鈔就跑，叫倪洛裡想得著？」

說著，不由得眼淚又直流下來，對著金姐說道：「難末叫倪那哼！」

金姐想了一想：便道：「勿是倪來浪說，格件事體是耐自家勿好，忒嫌大意仔點哉。耐就是肚裡痛，要去解手末，為啥勿叫個人進來嘍？陌陌生格客人，嘍勿是啥一逕來格熟客，洛裡好實梗勿當心？」沉二寶道：「格個辰光肚裡痛煞快，洛裡曉得格個殺千刀來偷格洋鈔？」金姐冷冷的道：「難看耐那哼弄法，格個客人嘍勿曉得俚往來浪啥格地方，要追也嘸追處嘛。自家勿小心，只好自家認仔悔氣格哉。」說著，恐怕沉二寶又要和他纏擾，急急的走了出去。沉二寶見了長歎一聲，默然無語。大家略略的安慰幾句，也跟著一哄散去。

不多一刻，那班收帳的店家陸續到來。沉二寶揀那必不可少的幾家店舖都付清了，有幾家不甚要緊的，再三和他們商量先略略付些，其餘的等過年再付。那知這班店舖裡頭的人也和金姐一般，都是□分勢利。若是這個欠帳的是個有錢的人，你就一個錢都不給他，他也沒有什麼不放心。惟有遇著個那些沒有錢的債戶，好象是他不共戴天的殺父仇人一般，那裡肯放鬆一點。沉二寶的那些店帳本來端午、中秋兩節都沒有付清，那些店舖裡頭的人心上已經在那裡□分懊悔，如今到了年底，如何還肯通融？不但不肯緩到明年，連一刻兒都不肯等候。大家坐在沉二寶房間裡頭，七張八嘴的催逼，只把個沉二寶逼得束手無策，哭笑皆難。到了晚上，大家勉勉強強的散去。明天一早，已經都絕早的趕來，坐在沈二寶房裡坐索，漸漸的吵鬧起來。

沉二寶沒奈何，只得又叫小妹妹去請本家金姐。金姐知道一定又要借錢，起先還不肯來。沉二寶一連叫人請了他三次，方勉勉強強的走進房來，口中說道：「二小姐叫倪做啥？倪事體忙煞來浪，耐總要自家打打主意末好呀，尋著倪有啥格用場？」

沈二寶見了金姐的面，便一把拉到後面小房間裡頭，滴淚苦求道：「今朝格件事體，總要請斌姆救救倪急格哉！」

金姐聽了，便正色數說道：「二小姐，耐勿要看銅鈔實梗容易嘍！耐阿曉得，倪為仔耐身浪格事體，搭耐借仔幾化洋鈔，一千六百塊洋鈔篤呀，勿是啥格少嘍！」

耐故歇自家勿小心，失脫仔洋鈔，嘍要問倪借，倪嘍勿開啥錢莊銀行，洋鈔洛裡會來得實梗容易？老實搭耐說仔罷，格兩日撥耐格兩個要帳格斷命人，吵得頭腦子才空格哉。樓浪向李小蘭搭仔筱花麗卿，一逕來浪嘍哩咕嚕，啥格鈍仔俚篤格色頭哉，嘍是坳仔俚篤格台哉。格號閒話，倪軋實聽勿慣。勿是倪今朝來裡說耐，耐也忒嫌勿當心仔點哉，好好裡洋鈔放來浪櫥裡向，那哼就會撥俚偷得去？倪想起來，也嘍撥實梗容易嘛。格個裡向勿得知到底啥格講究？」說著，便瞟了沉二寶一眼。

沉二寶被他這幾句話兒正說著了他心上的心病，不由得心上突突的跳起來，知道金姐老奸巨滑，那裡瞞得過他？萬分無奈，只得用出看家本事來，立起身來拉住了金姐兩手，竟是雙膝跪下，把一個臉兒伏在金姐膝上，口中說道：「今朝格件事體，只得請斌姆再搭倪借四百洋鈔格哉！斌姆真正勿肯幫倪格忙，倪也照嘍說法，照式實梗樣式，橫豎生意也做勿成功，只好隨俚篤去那哼格哉，格辰光一場刮仔格事體，故歇也勿必說起俚，總歸斌姆救仔倪格急，倪心浪也有數目來浪。」

金姐起先聽了沉二寶的話兒，倒吃了一驚，暗想：萬一他當真橫著心腸，聽憑他們怎樣，索性不做生意，綽一個大大的爛污，往公堂上一跑，只說他自願從良，那就把自己的一千幾百塊錢都送到水裡去了，這倒不是頑的。後來又轉念一想道：一個當信人的轉到這樣念頭，一定是山窮水盡，無可如何，方才肯走到這一條路上去，但凡有一絲一毫的法兒可想，也一定不肯這般的。像二寶這樣的人，豈是肯走這條路的？想著，便故意一面拉著沉二寶的手，去拉他起來，只說：「二小姐豪燥點起來，折脫仔倪格福氣格呀！」一面卻又裝腔作勢的說，沒有地方去借錢。沉二寶跪在地下那裡肯起來，只說：「斌姆末賽過倪親生娘嘛，本底子該應受倪格禮格呀。今朝斌姆勿答應，是倪一逕距來裡勿起來格哉！」說著不覺一陣心酸，眼淚直滾出來。

可憐這個沉二寶也是個數一數二的紅信人，平日之間最是心高氣傲的，就是把金姐認做乾娘，也是金姐看著他生意實在不差，想要沾些小利，哄騙得沉二寶心上甚是高興，方才認著了這個乾女兒。這個乾娘是倒過來奉承乾女兒的，沈二寶那裡把他當真當作乾娘。如今不過少了幾個錢，金姐就頓時變轉臉來。沉二寶受了他的數說，連屁都不敢放一個。思前想後，想著那往日的鋒芒，看著這今時的景象，你叫他怎樣的不要委屈？怎樣的不要感傷？

閒話按下，只說金姐見沈二寶跪在那裡不肯起來，心上□分得意，卻又假意做出個無可如何、情面難卻的樣兒，勉勉強強的點頭答應，替他再借四百塊錢，拉了沉二寶起來。沉二寶謝了又謝，說了無數的感激的話兒。金姐果然又去拿了四百塊錢來交給沉二寶，把店帳開銷清楚，沉二寶草草的過了一個年。

過了元旦，沉二寶便又向金姐借了一百塊錢，用八□五塊錢去電飛腳踏車行裡頭買了一輛飛輪女車。到了初五的下午，沉二寶到了□二下鐘就起來梳洗妝飾，加意打扮了一回，直到三點多鐘方才修飾完備。自己用兩面鏡子照了一回，又走到著衣鏡前左右端詳了好一會，又叫金姐和小妹妹等進來細看一回。金姐見沈二寶加意梳掠出來，果然比別人不同，身段風流，衣裳熨貼，就是那幾步路兒也是上海灘上數一數二的俏步，不是那班飯桶信人可以學得到的，不由得連連道好。小妹妹等大家看著，自然也都說好。沉二寶見大家都嘍嘍稱羨，便叫一個相幫和他推了自行車，喜孜孜的對著眾人點了一點頭，口中說一句：「倪晏歇就轉來。」金姐也對他說一聲：「恭喜發財！」沉二寶便出了公陽里，跨上自行車，由二馬路轉出大新街，望大馬路泥城橋一帶駛來。

上海地方坐自行車的人雖然很多，卻都是些男人，除了泰西婦女也一般乘坐自行車之外，那些中國的婦女從沒有坐著自行車在馬路上跑的。如今驀然見了沉二寶居然坐起自行車來，大家心上都覺得甚是詫異，不由得大家的視線就聚攏在沉二寶一個人身上。更兼沉二寶貌美年輕，骨格娉婷，衣裝豔麗。而且這個沉二寶坐自行車的本領狠是不差，踏得又穩又快，一個身體坐在自行車上動也不動；那些人的眼光都跟著沉二寶的自行車，往東便東，往西便西，還有幾個人拍手喝采的。沈二寶也不去理會他們，一直過了泥城橋跑馬廳。只見馬路上的馬車，一線齊的滔滔滾滾，絡繹不絕。馬車裡頭坐的，大半都是些堂子裡頭的信人和那些滑頭年少的遊客，卻也狠有幾個大家內眷、繡閣名姝在裡頭。上海的風俗，都把正月初五當作財神日。

那班信人，大家都濃妝豔抹的出來迎接財神，所以馬路上的馬車比別的時候格外來得多些。沉二寶一心一意的只想要去找那一位潘侯爺，好放出手段來籠絡他，頭也不回，一直往斜橋一帶地方跑去。

那潘侯爺的公館，就在斜橋總會隔壁，和張園離不多路。沈二寶走過潘公館門外，便把那自行車緩緩的踏，慢慢的走過去。走不到兩三丈路，便停了自行車，跨下車來把自行車倚在樹旁。略略休息了一會，便又在潘公館門外打個轉身。一連這樣的三次，不見潘侯爺出來。看看天將旁晚，斜日西沈，沉二寶沒奈何，只得自己坐著自行車先到味蕪園去。到了安塏第又等了好一回，依然不見潘侯爺的影兒。正是：

春雲冉冉，未銷倩女之魂；秋水迢迢，不見伊人之影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文交代。